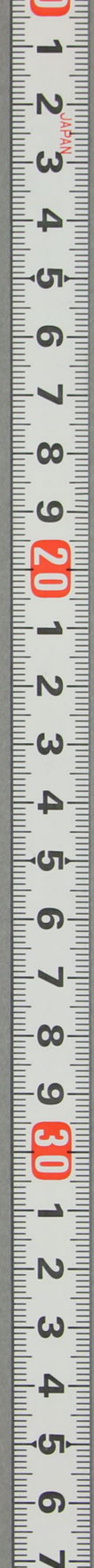




芝山會稿四存

頌賢文箴銘戒  
碑碣訓南學造刻

和96  
1316  
4



和  
1316  
4

芝山存一書卷之四

頌

鑾輿詣聖殿頌

乾坤定位易行厥中庶物茲殖人倫茲衷聖道為之  
樞紐大君為之正宗父嚴子順君尊臣卑兄先弟後  
夫唱婦隨天地高下之義陰陽施受之彛周衰學廢  
倫理冥亡亂臣賊子蜂起獸爭夫子時生合德合明  
天縱神聖仁覆八紘惻比傷憫斯世傳易經作春秋  
建皇極於陵夷闡元化於閭幽三才道立亂賊大懼



芝山存一書卷之四

賴而萬世之下知人異乎鱗羽歷戰國而有漢歷六  
 朝而有唐歷五季而有宋興廢蹟孔彰上視彼時之  
 板蕩顧此道之晦盲疇類殆滅經維幾傾魄而復蘇  
 否而復亨非夫子功何人獲成先聖名教之主大  
 君紀綱之源故世上帝王屈萬乘尊非崇其人欲酬  
 其恩恭惟俊德日濟鴻業日隆皞上惠澤流及昆蟲  
 治準唐虞學貫古今英斷振揮舊章鑿興駐蹕聖林  
 我道休兆千古盛事煥乎曜文館榮顯然萃艸萊志  
 洛龜陳福南山獻齡度億萬年海宇清寧

贊

禮樂贊

禮樂興起教化日新天叙天秩子子臣臣百姓親睦  
 世質民淳淡平不滯八音成倫麟鳳斯至草木亦振  
 大哉聖道洋洋上極天在昔肇序教育在焉八歲遜讓  
 十三詩勺直而克溫剛而無虐輔抑中立成德於斯  
 窮神知化發軔憑之三百二千五聲六律迄周全備  
 逮漢散逸異端乘隙亂賊得術古禮驚俗古樂致眠  
 況東荒外世後萬羊猥俚之貌愁怨之音催忿導慾

冠破良心樂記有訓不可去身非玉與鐘根柢在久  
 仁為綱紀頑為剗剝仁是心德敬和宜學明命昭然  
 盛誨卓犖子諒捍詐莊嚴拒慢積德格道竭諸兩端  
 銘盤銘牖佩玉鳴鑿如晞其成百倍其功靜憶崩壞  
 慨吁澆風綴輯前辭存省茲躬

文

祭三省子文

元祿辛未冬十二月朔南學傳撰成予嘗學  
 谷已千已千受業三省子之門三省子者南

學之冠冕也予於是祭告文曰

嗟乎豪傑何世不出乎其興不待文王嗟乎英才何  
 地不誕乎如子者生茲南方道泯千載昏亡茫亡夫  
 子蘄然挺立若松柏之貫冰霜子之接物也若美玉  
 之溫良子之治邦家也若五彩之成章不獲侵兩狝  
 木民庶信而無疑不用澣衣濯冠士夫儉而無侈辭  
 爵辭祿裕入道德之門居護履讓斯得成性之存夫  
 子與妻山竝起日講論汲洙泗之末派沿伊洛之淵  
 源我人由是肇知學逮厥沒也道彌尊予今作海南

學傳欲派芳馨於後昆諸儒之中夫子獨偉哉當時君子比諸鄭國僑天降懿德文運丕昭我思慕而不已觀夫子於羹牆寅薦酒菓神尚來享

歲

日省箴

明丹心義貴履育恩積善夾葉植德同根內和琴瑟外交芝蘭修己周密待人恕寬言謹欲寡行勉欲敦懲念其始窒慾其源敬勝邪僻靜定躁忙起居肅整容貌溫良警懼而怠矯浮而輕循仁居業體仁立誠

毋矜毋恃不岐不求虛中受益安分致休滋味須薄什物須堅家用必約公事必全凡此數件日省勿愆

懲窒箴

人受體形神發知識有口欲甘有目欲色美酒妍姿居然傾國物忤爾意嗔恚橫興其性斯鑿其心聿曹六親俱禍綱紀土崩先民垂訓曰窒曰懲動靜戒懼慎獨審幾須臾靡怠瞬息靡違鹵莽滅裂詎醫蠢頑大壯義勇塞水摧山持躬之方成德之術孰厥加焉聖賢可則子房虎嘯封爵伊輕孔明龍伏松欲伊清

高志物表莫沈下流慎終如始德業日修

座右箴

承命書我侯座間之二折屏風一雙咸披古  
言而轉合爾

右一

文公曰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子曰為君難為臣  
不易恭視此言立身行道正邦家之道無他唯在勤  
謹二字

右二

書曰弗適聲色弗殖貨利箴曰樂不可極樂極生哀  
欲不可縱縱欲成災恭視此言戒驕逸則永保大寶  
之要也

左一

商書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又曰改過不吝  
從諫不拂恭視此語納諫就義而上下情通乃治平  
之方也

左二

子曰夫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箕子曰無偏

無黨王道蕩亡恭視此語用心公平迺君道也其學在慎獨

齋壁箴

父慈而誨子孝而爭君元而永臣勤而誠夫和而敬妻柔而貞師長嚴格克導弟子謙遜克聽其言也簡而達其行也方而成接其物須審悉立其心須正平為箴當齋壁常顧欲日明

銘

志學齋銘

心之所之公者謂志知行兼臻學問能事忠信篤敬遷善改非如餒欲食如凍欲衣顛沛匪忽造次匪愆日夕惕厲敢莫陲淫君子固窮守死善道易箠結纓操介日鬻籬金聯駒胡足羨嘆娶醜咬菜理義便安聲色非禮禁遏視聽四勿功至其德自馨吾友藤氏潛心學經無斷安飽就師評訂既名居即請愚以文我苟拙語強作勸君

鑑銘

虛而有靜念幾照其顯慎其微

戒

君子戒

君子有三戒賢者有三不惑老去須做貪得尚當不  
通聲色故曰修身之要在慎男女飲食不屈物之下  
巍然崇其德

言行戒

言者心之聲行者德之符心定其言緩德修其行孚  
惟言與行可謹且勤榮辱之樞智愚之分言顧行行  
顧言要訥亡而敏行求默亡而心存出達鄙倍動警

暴謾巧言令色喪仁之岐聽言觀眸知人之基莫如  
穿窬莫如鄉愿表裏惟純應對惟健重似九鼎靜似  
泰山遵讓固敦當訂吾頑

碑碣

松貞夫人高野山碑

我君夫人諱龜姬越智姓稻葉氏武江之產也謹考  
烈祖高祖佐州刺史諱政成鑿知越陽系魚川城曾  
大祖故丹州刺史諱正勝歷官竟列元老領相州介  
田原城顯祖濃州刺史名正則久居執事任拾遺補



闕如賜采地幾許賢夫人丹州刺史名正通向尹京  
 畿陞拾遺補闕受封越之後州高田城先妣諱石姬  
 卒稱本性院殿保料故肥州刺史諱正之羽林源公  
 之女也夫人幼而穎悟麗質及長婦德純懿克聽從  
 善縫紵達筆翰精琴瑟歲十有內而笄服于歸松平  
 隱州從四位源定直使君故羽林定勝之玄孫為豫  
 州數郡牧既侍君子執巾拂孔恭奉姑也淑勉省問  
 慈愛共到素習小學女書崇敬聖人之道慕姪如母  
 于周仰皇英嬪于虞只恨椿庭賈阻弗逮歸寧恒悼

萱堂夙枯弗見慈顏手寫經營佛事由是兼信釋教  
 廣涉諸經傳最貴光明真言追壇林后之遺風汲當  
 麻姬之餘流自稱正心院節巖松貞丁卯季秋繇生  
 世子精神未復元凝滯結沈痼逆指死期略無憂色  
 垂逝秉管欲書光明二字光字漸成至尾不能挑毫  
 作鈎勢遽然氣絕遂以永訣錦帷榮輝僅二十有三  
 春以寬文丁未九月望日為初度辰以元祿己巳二  
 月三日為告終時使君哀卜擇其宅兆禮葬於武陵  
 三田濟海寺平日依心真言游意葱嶺家臣為相謀

欲立碑高野山鎮具彼菩提令李明揭厥宗源因繫厥銘銘曰

於戲小君嬋娟容色婉婉惟閑窈窕惟則夙夜無愆衿肇每視光明月懸慈悲雨施生死咸達顯密俱通石彫棟檠傳芳罔窮

時樂軒牛公墓碣

公姓藤原諱勝登字重忝老彌時樂軒第爾翁先人俊重之叔子蓋公以忠孝勤儉興家而為宗子先妣田村氏元和八年壬戌十月六日生焉貞享四年丁

卯十二月九日終於南岡居第享年六十有六越三日禮葬牛込宗參寺列附先塋今茲及期孝子重義託李明撰厥墓碣僕關知己久矣不能固辭謹考譜系其先出於鎮守府將軍秀鄉之裔足利大夫成行也適子重俊始壘上州大胡縣謂大胡太郎歷數世建高祖宮內少輔重行卜築武州牛込縣曾祖勝行屬北条氏康之指麾貺手牒以采邑名為氏牛込氏權輿焉祖勝重之時北条家夷滅矣天正末恭沐東照神君之仁澤得入幕府下一隊之負先考俊重

奉命為駿君亞相之監吏後遇變父子俱落魄羈縲諸侯之邦具經艱困轉嘗辛苦星霜數換獲遘赦還慶安中公初拜

大猷院君之德輝得入書院畚伍什之列

嚴有院君建極之日寬文中忝擢監察御史成申野之下州之牧有貶移事宰臣重其事撰劾公令檢察封疆州民喧然群起訢前守之不贖數件公反覆曉諭上下無為復命叶朝旨明年任長崎鎮巡公夙夜研精奮發制貨物交易之法處置區畫盡均平

徒非他邦商賈之來說我國金銀耗費亦減半當時東寧國之賊艘縱寇琉球之海運攘奪奉我薩州刺史土宜品貨公詰東寧王詳釐理趣糾匡有方聿償寶貨賊等服律琉球王感嘉致書謝之延寶初暹羅之番舶遇颶濤折檣楫飄漾倚我邊港公甚愍惻脩緻厥舶與彼糧糗以教歸去暹羅王邀致簡執禮五年廣東大儒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林起龍贈錦字織紋壽軸一卷褒德業之厚宏厥文詞最奇葩竊意公質溫醇愛物多有所濟居家孝且友接入敬且和

熟處事變如百鍊之金朗照得失如新磨之鑑天和  
中依病辭職投老雪谷別墅自榜時樂軒詩云雨露  
多時樂跨驢莞爾歸間會賓友喜論經史坐吟行歌  
歡嬉竟年既聞厥沒知與不知罔弗傷悼先妻秦姓  
川勝氏產女及男繼室源姓酒井氏誕四女長子重  
義陰襲朝祿女咸嫁名門其善慈祥而有志介敢綴  
辭曰  
經云其為人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又云士不  
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如公其庶幾乎孝故忠

可移自生暨卒日夕孜孜孫子蕃衍而厥則之

一齋谷先生墓碣

谷松者南海人也字宜貞自稱己千彌一齋先生其  
先出於奧州佐藤氏顯考大學諱時中敏悟該博肇  
唱道南方從游徒日多先生夙孤受業三省子之門  
性魯訥醇厚賴困勉之積漸成矣尊信小學四書如  
父母神明遍涉諸史歷覽百家覆成敗研得失悉曉  
其要歸也熟視素行孝友能忍所以親族雍睦矣逮  
訓弟子務就本實敢不尚文字之華常好延客賙窮

而家貧雖貧而泰然無憂戚也初召仕土陽侯去適洛居數年適武游事大宰稍公待遇殊渥聲聞益彰遂辭公養以處士終焉配大高孺人產五男五女而多夫今所存二女子而已故弟虎奉祀之先生寬永乙丑生于土邑元祿乙亥三月丙戌没于武陵行年七十一越三日合葬孺人之塋表銘曰

先生為學日省俛為其功百倍自彌已千惟一心齋厥操若松宜貞不諒厥變若龍身否里巷心廣江湖文星聿墜芳蘭乍枯宅兆何場縣曰澁谷長

谷梵宮先生氏谷緣合為銘建碑神道億萬斯年  
令名皓皓

訓

二童子訓

前世夏邈先民已沒悲矣道之微也道微者因師道之不建既無師道是故蒙養非端其長而奚望之有也孝經句讀未分小學文字未諳子弟之職不供人倫之途無講恃力驕矜立我侵誑箕居游倨跛倚睜視凡所作為蠢蠢焉莫有禮義之矩矣不游六藝之

文不做酒掃之節事賭博籠養弄打球踢毬春風放  
 紙鳶夏日旋風車聚螢火造雪獅或黏鳥釣魚或啞  
 天鬪鷄長者亦無禁防卻慣以俳倡淫樂侏儒傀儡  
 之詭害其良心至矣稍長則好色嗜酒沈迷蠱惑于  
 飲燕妓女以隕身覆家忝其所生丁此之時雖憂不  
 逮也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我聞古者有胎教始生  
 能言能食隨而教焉以豫為先六七歲有六七歲之  
 訓八九歲有八九歲之訓自十歲隔別男女於內外  
 大有講習訂督要安詳恭敬示謙卑遜讓懲傲惰誠

凶狠薰聒漸染本于德達于藝他日為進乎大學之  
 基址為用乎國家之棟幹於戲大哉遠哉蓋法依今  
 古而異道率天性而同隆師擇友俾其理會同而當  
 行者勤且謹則庶幾其可也近代人之父兄惜于經  
 術不聽遠大之確論故慮常在目前睚眦更泥婦女  
 之仁禽犢之愛不知勞之為真慈徒許居然懈四肢  
 靡然尚奢華寵輕俊喜敏英殊弗思誨大道乃坐見  
 納于陷阱不覺救濟也除非以暖衣飽食養之無俾  
 其悟仁義之方乃與鳥獸鞠子胡異乎是以鬼妖鼠

偽欺人罔己生無益於時死則若一狐兔之斃耳誰  
得而稱之斯藤村二氏之子歲各在志學乃翁心遠  
而不累姑息格於先生之門今受其業有日焉覲觀  
彼之傳道解或感其志誠可憐也然遵俗馴風好漫遊  
耽奇玩不能潛心讀書談文荏苒送月因循費日余  
也同門而在兄之列載為訓曰周公孔子自古大聖  
人也然而夜以繼日發憤忘食豈弗奮奮精神哉下此  
至董仲舒三年不窺後園文中子六年不解衣帶司  
馬公圓枕倍誦張子厚默坐徹曉此四君子資質高

明才秀於群人猶歷清辛堅苦如是而後漸成魁于  
漢冠于隋拔于宋聿顯於後世汝曹氣稟雖不凝駘  
皆世俗之了慧也於聖賢之術何之有知哉當奮發  
激昂者也而不事辛苦從容欲有成是余所以未曉  
也請以予近譬之余十餘歲初授讀遲鈍黥黑曷敢  
望汝曹哉仍忿嘆苦刻殆忘寢食不厭夏晝之炎燠  
不憚冬夜之祁寒弗趨利誘弗荒逸樂盡心以為通  
舌明今適逢佳節良辰花晨月夕未為一日釋書空  
過光陰成童從師洛陽弱齡來學武江雖奔走流浪

旅寓困阨未為一時而廢學以求安居比將暨壯年纔得知文字分句讀僉數之績也又少勗故也汝曹昏且起臥於師第俱居父母之國便於為學固矣其實孜孜不懶則將來就君子之道曷與我儂鴈行較優劣乎哉昔人有言指引在師規戒在友決意而往則須用己力難仰他人矣上慎旃哉耆耄勿貽悔設不信此言家有嚴君之誘鄉有賢傳之導余知毫釐無所補矣

南學遺訓

南州諸子各有文集有語錄有記聞有問目故師長之語所遺不一而足焉今採關於大體切于學問者數十件而手記焉所其記則南學先輩所以口傳學者或惜而不語也我恐久而終失其意味其方故作遺訓欲令後進不眩所据依也學者能循斯訓而守之則與面命耳提何以異乎儻盡演微文細義趙鬼折鋒剡藤無地當因茲一二推以通厥餘也



嘗聞昔者三省先生兼山先生俾學者看四書率以一二葉三四葉為限通讀元文集註五七十遍至成誦不踰而後方看文義凡看文義先以註解貼經語又以經首總註意所謂反覆乎句讀沈潛乎訓義也古人氣象泊其心難見規模文理亦難見所謂看道理難要寬著心又要緊著心不寬不足以見其規模之大不緊不足以見其文理之密汲汲焉而毋欲速也循焉而毋敢惰也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毋身質言語迎取古人心此為之得也厥或為初學授

文義則專說正文親切著明至註則略也說襯貼正文而已如註有要義處當懇心丁寧徒莫泥字訓滯出處而費日力勞口舌也前儒以為如說大學論語亦先令說註透然後傍註意說正文凡看群經咸當如是愚按是朋友相討論就師而董督之謂耳殊非君前侍講為人說與之義也講讀之方依舊先說元文而後讀註而已儻否則聽者之意支離破碎不能決疑惑起感發也三省先生曰學者當以知止為要也惟精以知所止

惟一以得所止萬事各有所當止之處其大者為人  
 子止於孝為人臣止於忠之類也其小者手容恭足  
 容重亦手足當止之處也若能知止則不為外物所  
 移不為異端所眩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舜  
 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有天下也復不相與焉  
 安所其止故也孔明躬耕南陽不求聞達後都將相  
 別無調度是亦知所止者歟今書生成戚乎貧賤施  
 施乎富貴皆緣不知止也如是者終身務學更奚有  
 所見哉乃無用之糟糠而已

三省先生訓弟子曰孔明戒子澹泊養德為要胡文  
 定欲世味都淡薄子房辭爵祿而不受此三人只是  
 無欲無欲故剛正勝物而不害本心皞皞乎常伸於  
 萬物之上可謂真大丈夫也楊國忠寢用肉陳何考  
 穎食費千金是皆溺于欲而不知厭焉學者當實心  
 賤渠如瓊豕惡渠如鴟梟言之乃醜筆之乃汙史冊  
 者也

嘗聞海南先儒讀四書尊集註確乎固定到小學解  
 便所賴屢換初遵程愈集說中葉據章句或校詳解

集成或料大全合璧拂鏡塵之類三省先生為評定  
用陳克菴句讀附加訓點兼山先生只用本註為句讀  
間有不是處也先儒曰讀小學須知古人處得倫理  
能盡人情持身以敬本根斯立也

南學遺訓曰學者須見得論孟相發明學庸相表裏  
處其說志說養氣說仁字說仁義其言至善言中鋪  
八條叙九經之類當知落著總何事也朱子曰文字  
大題目痛理會三五處後當迎刃而解大學所謂明  
德中庸所謂天命書所謂降衷詩所謂秉彝易所謂

元亨利貞之類乃大題目處也

嘗聞海南先儒深疑近思錄集解為忒本旨不鮮如

西銘太極圖說便復朱子之鑿別有海板本以與學者又

疑書集傳有彊鑿解或本旨處其說審在疑自中嘗

聽上古之書莫尊於易中古後書莫大春秋然此兩

書皆未易看春秋大旨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內中

國外夷狄貴王賤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上有

義也然而無程朱之全解乃宜据胡傳講之周易當

別程傳本義先講本義而後讀程傳昔日三省兼山授易若許今皆

渾傳義詩經集傳平坦精密闕疑不強釋故看來無難  
 曉者只禽獸草木蟲魚天文地理器物之類間有難  
 理會也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  
 懲創人之逸志是以諷詠之間優柔漸漬和暢情性  
 擴開淫辭是為學詩之大旨至文物之末雖不強通  
 亦似無所妨也

遺訓曰禮經以儀禮經傳通解為正經所謂儀禮是  
 經禮記是解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  
 昏禮禮記便有昏義其他亦然故儀禮不可不予細

看也

遺訓曰看史之法先看三傳而後看三史看十七史  
 二十一史等竟讀通鑑綱目為諸史之斷所謂春秋  
 傳為按經為斷之意

遺訓曰性理大全三代以後一部之書也而難容易  
 會通不可不俛焉以細看也唐鑑世史正綱大學衍  
 義之類有裨於世教大焉不可不見之

嘗聞先輩始信攬大學經文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  
 以上四十二字為傳第四章以釋致知格物之說後

熟看經中語脉連貫而不可截斷文勢渾成而不可  
移易遂廢其說適從章句之義抑大學說學中庸說  
道至善者中之義性之德學之的也綱領條目以至  
善為表準故經文於是諄々然猶中庸篇首說性道  
教下文除却性教只說個道也其所主意可知也試  
觀陽村權近退溪李滉之辨則釋然學者將看大學  
須先讀或問理會透也徒非有翼於章句而已聖學  
之要歸總攝悉在焉

遺訓曰四書未解以大全中朱子說黃勉齋真西山

陳新安多為是其餘不足取用也蒙引存疑稍可也  
到講述直解說統說約淺說之屬汎汎小說奚啻數  
百家槩不看而可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  
之知人人之見詎得無異趣乎與竭心自於紛雜之  
說孰若熟看於正文太註之意釋詁訓解彌多正文  
大註彌闕實甚於洪水猛獸之災者也

先輩謂羅整菴以人生而靜天性也為道心以感物  
而動情欲也為人心載康德明所問古來諸儒以中  
庸未發已發繫辭寂然感通分配乎人心道心之說

也其說窒礙故朱子不取之乃為只因發處有形氣  
義理之分而始見人心道心之異至矣盡矣見退溪  
李滉書辨整菴之錯處激切余曩問諸先生曰未發  
之前不氣用事只是微而已何危之有乎及其發也  
七情自內出焉聲色自外侵焉其危不發言而明矣  
仁或流於姑息義或流於殘忍禮或流於諂諛智或  
流於譎詐豈可謂之微乎可謂不危乎所謂惡亦不  
可不謂之性是也故諸子動靜之說不為無謂也諸  
先生此處未有明辨劄記以待他日

此處竊擬黃勉齋疑大極圖解

五行生生流行之序為倒置矣雖先師說亦有所不讓不怨乃公共之道也

先輩曰中庸戒懼一節兼動靜乃章句之意也雖分屬靜而存養然不可就靜一片說也林氏以為存養本該動靜是也慎獨一節便始發時緊要處固屬動而省察也余初間不信戒懼之兼動靜後視朱子大全答胡季隨書中有此處辨論亦兼動靜之義慨然嘆服先輩看書之縝密也

遺訓曰未發已發文公之說前後不同其中有一條明白訓曰驗之日用之間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

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謂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常起常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

遺訓曰存養之工夫極難著力或考諸玄默靜坐之頃或察諸念慮隱微之境或試諸中夜夢寐之間或觀諸平旦湛然之氣須識取大本之所建達道之不一也

遺訓曰孟子知言養氣至於不動心即大學格致正

誠止於至善之序書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之義又曰仁明武以成德也日新始終新以成有一德也

遺訓曰平旦之湛然虛明氣之本也浩然之盛大流行氣之用也涵養之功全在此處毋不敬為涵養用功處思無邪為涵養成效處便斯心學之要

兼山先生嘗舉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語嘆曰自秦而下學者未有恁麼之見所以程子續千載不傳之緒也先儒謂自理之微者觀之則沖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也理為體象為用而理中有象是一源也

自象之著者觀之則事事物物而此理無乎不在也  
象為顯理為微象中有理是無間也言理則先體而  
後用蓋舉體而用之理已具言事則先顯而後微蓋  
即事而理之體可見是所以為一源無間也此語主  
卦爻說之太極既含兩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之象  
所謂體用一源也兩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悉具於  
太極之真所謂顯微無間也天地古今之道陰陽動  
靜之理無時無處而不管於此二言也朱子曰及其  
貫之萬事一理理定既實事未尚虛用應始有體該

本無替實待虛存體應用執古御今由靜制動此亦  
主卦爻說之見大公順應之妙又是程子二句之意  
○又舉由大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  
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釋之曰太虛言  
天之形體渾上洞上也氣化言晝夜寒暑流行不已  
也此二句即天道自然之本體而言之天化生萬物  
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是合虛與氣有性之名也性  
理虛底者也知覺靈底者也虛靈則心也是合性與  
知覺有心之名也心總性情此之謂也此語自中庸



首章撥揮來語意極高妙邵子曰天使我有是之謂  
 命命之在我之謂性性之在物之謂理亦中庸之義  
 也又曰性者道之形體也心者性之郭郭也身者心  
 之區宇也物者身之舟車也說得瑩徹不待解釋而  
 明矣所謂邵子空中樓閣四通八達者也程張邵子  
 此等語自秦漢以來儒者不能言其隻字何哉趨向  
 之背馳南轅北轍知見之高卑雲泥懸隔也古人論  
 學似子房者謂物各付物而不煩擾耳  
 其觀物活潑亡一地之見非子房之儔也  
 余在洛一日訪長潛軒之幽居晤語論及天象翁曰

西戎論天象則幾于周髀之說周髀以為天似蓋笠  
 地法覆盆蓋以斗極為中中高四邊下日月傍行遠  
 之日近而見之為晝遠而不見為夜與璿璣玉衡渾  
 天儀地平之說異也蔡邕曰周髀蓋天也唐孔氏曰  
 其法始於庖羲氏周人志之故曰周髀髀股也股者  
 表也是周家天象恐周公揆之當極有理固非後世  
 論天文者所能逮也西戎之論本于斯乎抑暗合乎  
 是亦未可知也翁詰余曰春王正月汝攬何說為好  
 余曰只賴胡傳春為夏時正月為周正冬十有一月

也朱子以為天時不可改而月已改之引孟子諸書  
 為據至門人蔡沈作書傳以為商周改正朔而不改  
 月數引証精覈未付度孰是暫不如隨胡氏講之翁  
 乃引詩書及諸史百家之語累數千言辨論異同其  
 說遂無斷了余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為學  
 不通西戎之天象不解春王之紛紜不為愚也曾聽  
 士夫學欲修身踐言明六禮叙七教而已矣史文星  
 曆乃有司存焉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翁莞爾  
 曰汝言是也

東峯子精于箕範啓蒙者也一日聞其說曰伏羲六  
 十四卦方圖圓圖交易對待變易流行之義洛書固  
 可以為易而河圖亦可以為範矣之由義文八卦先  
 天後天之數皆自中起入用之位總是自然之妙非  
 有造意按排也其講一一依圖指畫不剩語而令人  
 曉然余曩者上元初慈講洪範賦鄙律一閱情短聊  
 暢感嘆曰默契龜文古聖神九章方列靜看真奇奇  
 正位乃元后偶偶側傍是輔臣依履一圓昉區畫居  
 中五點起經綸上元嘉會縱橫數皇極講成拜紫宸

遺訓曰須識性為理為善而不涉氣用不入染習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者也或曰仲尼說性者氣質也非本然孟子說性者本然也非氣質視性相近人性善之語云爾皆一偏之論也大傳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豈非說本然之性乎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性也豈非說氣質之性乎但至程張分說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肇判然也已

已千子曰性為一理其有五常猶一太極部四德渾然中有粲然者也玉者一也取其聲清越比智取其

色溫潤比仁取其質堅剛比義取其表條理比禮取其全體之美比信也畢竟唯是一玉詎有五箇之阻斯可以曉五常之為一理而粲然者元具於渾然之中也後觀程子稱聖德譬諸美玉之語益信其言之有據而為確論也或曰太上一分轉或曰敦化川流則統體各具理一分殊之義妙哉  
○已千子曰為學之法莫切於動靜道體之妙亦全在動靜之介大而天地四時鬼神小而坐臥瞬息語默都不能外於動靜試看易經中庸這般之義看定性書太極圖說復那意思話頭雖異要皆不過教學

者審研於動靜之幾而已矣

自奇偶闔闢方圓以至寒暑燥濕水火及鬼

精氣言貌天下之萬理只此於一動一靜耳

南學遺訓曰堯典欽一字千萬歲心學之源也曰恭

曰寅曰慎曰肅曰祗只是敬欽之意或曰戰兢或曰

恂慄或曰嚴恪或曰戒懼只是敬畏之義司馬公說

主誠周子說主靜程子說主一言雖殊其指近乃學

庸所謂慎獨書所謂惟一者也及朱子說畏字工夫

更切薛文清曰嘗過一獨木橋一步不敢慢惟恐蹊

跌墜失入之處世每事能畏慎如此安有失者是乃

文王小心翼仁曾子臨深履薄之意朱子攸訓畏之

字也古人有敬吟有畏說亦可見焉朱子嘗跋主一

箴曰敬之一字學者若能實用其力則雖程子兩言

之訓猶為剩語如其不然則言愈多心愈雜而所以

病乎敬者益深矣凡學問之道不在言語上只在存

養上日須體認躬行也

芝山存一書卷之四終

卷之四終



